

# 新媒体下高校社群的话语权变迁与舆情引导研究

刘开源, 曹珊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江西南昌 330022)

**摘要:** 在传统社群话语权日渐式微的背景下, 高校社群借助新媒体转移到线上, 实现话语权力随阶层结构动态调整的流动状态。话语权渐进式的变迁乱象激发了高校舆情风险危机。在舆情演变的过程中, 新媒体通过话语去中心化、话语无序及话语极化多重机制影响建构高校舆情聚合扩散机制。随着“话语霸权”向“话语多向度”的转换, 在舆情引导实践中更需参与式的“柔性治理”。由此, 本研究拟通过高校场域的议程设置、管理者的对话引导、媒介素养的提升等方面改善高校社群的话语权现状, 营造积极健康的公共话语场, 以期规避舆情的风险隐患。

**关键词:** 新媒体; 高校社群; 话语权; 舆情引导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3-0130-05

## A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of Speaking Right and Guidance of Public Senti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Media Era

LIU Kaiyuan, CAO Sha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traditional speaking right is gradually declining, university community has transferred to the internet by means of the new media, which brings about the flow state of speaking right subject to the dynamic adjustment of stratum structure. The chaotic changes of speaking right have triggered the university public sentiment crisis. Therefore, the study aims to improve university speaking right, create a positive and healthy public discourse space and avoid the risks of public sentiment through the agenda setting of campus website, the guidance of dialogues among managers as well as media literacy enhancement.

**Key words:** new media; university community; discourse power;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 引言

任何历史时期, 社会各阶层均需要通过话语表达来确立本阶层的存在, 从而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维护阶层的利益。<sup>[1]</sup> 由于存在群体的资源占有、文化素质、规模范围的差异, 不同社会阶层间所进行的话语生产、传播会有强弱大小之分。与传统社会上层大、下层小的倒金字塔话语结构相比, 新媒体下的网

收稿日期: 2014-12-10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课题“高校网络社群话语权与舆情引导策略研究”(编号: XW1407); 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社群话语权发展周期机制在高校舆情引导中应用研究”(编号: JXGXDJKT-QN-201408)。

作者简介: 刘开源(1976-), 男, 江西省芦溪县人, 硕士,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政治传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曹珊(1992-), 女, 江西省南昌县人,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络话语结构则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伴随着社会转型、分化的加剧,新媒体以即时发布、内容再造、裂变式传播的话语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群话语权之间的分配和流动,形成一个动态的场域。

建立在影响力、感染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新媒体技术平台之上,以在校大学生为主体的社会群体连结起来逐渐形成高校社群。但由于其对于社会变迁、身份定位、所处环境往往缺乏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和判断,易受其他群体情绪行为的感染。同时按照一定的权力关系进行话语的选择、组织、传播,并以娱乐、碎片的形式释放此前压抑的话语表达。新媒体“话语平权”的趋势为舆情的酝酿、扩散、爆发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由此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的层出不穷实乃社群话语权乱象的一种现实隐喻,其产生原因除了有着复杂的社会根源,还与舆情主体有着紧密关联。本文试以新媒体时代高校舆情疏解为导向,分析社群话语权渐进式演变与高校网络舆情间的关联,并借以提出“柔性治理”的理念,试图构建高校网络舆情的疏解框架。

## 一、规训、解构、抵抗:高校社群话语权的渐进式演变

新媒体下的话语权呈现的是一种流动的状态,强势阶层一如既往的“话语霸权”被消解,以高校社群为主体,弱势阶层的话语解构、抵抗等行为大行其道。以动态视角来审视群体话语权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高校社群话语权在不同的背景下扮演了相对不同的角色。

### (一) 阶层等级结构下话语权边缘化

随着社会各阶层间权利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以及利益格局的相对固定化,占据较少社会资源的群体在就业机会、教育环境、住房条件、医疗保障等问题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远远落后于强势阶层的资源占有。处于结构性矛盾的弱势阶层希望通过社会公共话语表达机制,表达自身利益边缘化的状况。但在传统媒体时代,单一精英化的传播格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弱势群体话语表达的公共空间,阶层间、群体间、群体与个体间的传播有一定的阻隔,呈现出“话语霸权、话语规训”的现象,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进行“代言”。

高校社群所呈现出的“利益表达与实现上的边缘性、获取其利益机会上的稀缺性、应变能力上的低适应性和心理承受能力上的脆弱性”<sup>[2] (p3)</sup>等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可划归为弱势阶层。传统高校的话语权环境更多是基于公告栏、宣传栏、广播等一对多的信息传播,致使话语表达单向化、窄播化,形成高校社群话语表达机制的不健全;再加上传统媒体报道中贴附的大量关于80后、90后的污名化标签,误导其他阶层对这一群体的认知,高校社群的话语权乃至形象往往被掩盖、扭曲,甚至存在思想价值观念被边缘化的风险。在这样一种失衡化的话语等级结构下,极端化的表达将成为高校社群吸引关注、正名化的最为有效选择,也为高校舆情的发生发展提供条件。

### (二) 媒介赋权下话语结构个性化

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使高校社群无需考虑自身的专业、身份、年龄等,以链接的形式突破时间空间的阻隔聚集在一起,突破传统媒体话语权壁垒,进行话语内容的原创性编辑及个性化的话语表达,成为网络话语权生产传播的主体。随着新媒体赋权下的网络话语权影响力日渐增强,越来越多的群体倾向于线上的话语表达机制,一方面可以促进网络话语权结构的动态调整,同时也解构了现实传统社会所形成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话语权格局。

高校社群是“生理成熟而心理成熟滞后的群体,特殊的成长环境和年龄使他们热衷于自我个性的追求、彰显以及对权威的反抗、戏谑”。<sup>[3]</sup>新媒体中“即时发布”、“内容再造”、“裂变式传播”等特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高校社群展示自我和自由表达的需要,以个性化的方式将网络中传播的文字、表情、句式贴上自己独特的表情,进而解构规范化的话语表达结构。言论“自由市场”的形成可以催生汇聚个性化的话语表达,进而使自己的声音得以放大影响他人的价值观念。个性化的话语结构又可以反过来为高校社群提供多元化的信息,加速传统精英话语的调整与转变,激发更多群体的话语表达诉求。

### (三) 符号拼贴下话语内容碎片化

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

系,<sup>[4] (p183)</sup>所以相同的文本可以赋予不同的话语意义,而符号的拼贴可以实现权威话语内容的碎片化,从而进行意义的强加与抵抗。也就是将“被赋予特定意义的话语符号能指,置于一种新的语境,假借强大的语境力量强行与其原来的所指分裂,同时赋予能指以新的所指,从而制造出新的语境和话语符号链接,割裂原来的能指与所指的统一”,<sup>[5]</sup>进行长期以来话语压制的抵抗。

高校社群属于网络同辈群体,有着趋同性、超前性、易感染性等特点,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热点事件中又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盲目附和与跟从。尤其是随着浅阅读化时代的到来,高校社群为吸引其他群体的注意力,在进行话语表达的时候更多的是进行图文并茂的感性碎片表述,将社会中热点焦点问题分解成若干个片段,配上戏谑诙谐的图片,以狂欢的话语姿态进行意义表达,这既实现了只言片语汇集成海量信息抢占公众注意力的目的,又对精英化、规范化的话语体系进行了抵抗。但如果这种碎片化话语姿态引来众多高校社群的关注乃至效仿,那么高校舆论场域中便会充斥着大量的话语乱象,呈现出多元文化、多元价值混杂的“话语碎片”。

## 二、合意生产:高校社群话语权变迁对舆情的影响建构

舆情的形成是一个多方合意生产扩散的过程,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认知、情绪与行为。而“高校舆情传播的主体是知识层次高、参与意识强、好奇心理重、个性化特征明显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高校社群”。<sup>[6]</sup>随着新媒体赋权所带来的高校社群话语权变迁,由此引发的话语权乱象是高校舆情事件爆发的重要作用机制。

### (一) 话语去中心化引发议题偏差认知

高校网络社群对于社会的感知与体验,主要是基于web2.0技术的各种新媒体交互软件为其提供的信息获取传播、话语互动表达的技术支持,突破传统社会的阶层边界限制,以一种流动性的时空实现高校社群节点间的强弱连接,通过“粉丝链”实现嵌套与勾连的裂变式的去中心化传播,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信息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社会的“超真实”,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偏差。与此同时,具有强烈求知欲、探索欲、高学历的高校社群,较之其他群体对网络社会中的热点事件表现出较高的敏感度,通过发帖、回帖、置顶等相关议题进行碎片化的表达,经大量的复制、转发可以使议题快速积累关注度,进入公众讨论交流的范围之中。

但是由去中心化引致的碎片化难以对传播内容进行深入的表述和探讨,也无法呈现出其信息的内在价值,这样一种不完全信息的加工策略在复制传播中更多的是会带来信息的重复、同质化,造成信息的流动性过剩。再加上高校网络社群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形成的关键时期,对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缺乏全面、理性的思考,在线上线下时空分裂、符号中心、身份藏匿下将容易对相关议题做出偏差化的非理性认知,对舆情事件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一旦议题引发舆情,偏差化认知下的信息则以爆炸式的方式传播给每一个用户,大量相同类似信息的传递便会在不同高校的群体心理产生叠加效应,拓展舆情传播的范围。

### (二) 话语无序释放深化群体焦虑情绪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由制度结构的调整与变迁所带来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冲突,经媒体的曝光、放大,弱势阶层的二元对立及被剥夺感更为明显,进一步由“结构性紧张”引发“结构性怨恨”,在相关敏感事件的导引下极易引发舆情事件。而高校社群因“受金融危机、就业困难、社交焦虑、角色适应等方面问题的困扰,心理压力逐渐增大,郁闷情绪不断累积”,<sup>[7]</sup>常用身份边缘化、情感空虚、生活平庸进行自我定位,这一极端化情绪又会随着高校社群的流动映射到新媒体的话语表达中,运用话语无序的策略进行现实规则、权威价值的抵抗,成为高校社群宣泄现实各种不满情绪的主导,泛娱乐化的话语特质越位凸显。火星文、缩略语、咆哮体等无序话语表达运用,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话语传播路径,进行偏差化认知、极端化情绪的泛化和延伸。

信息化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媒体中限时限量的信息传播已不再符合高校群体的信息需求,而新媒体中海量无序化的信息传播更是引发大学生们对议题相关信息的饥渴症和焦虑症,谣言便极易在这种信息乱象中出现。尤其是当舆情事件发生后,无序化话语表达与绘声绘色谣言传递会在一定程度上释

放深化高校社群固有的负面焦虑情绪。情绪的链式反应在舆情的扩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群体之间通过链式网络结构可以快速形成焦虑情绪共振。处于舆情高潮期下的高校社群“容易受群体行为和情绪感染而变得无所顾忌、肆意言说”,<sup>[8]</sup>陷入理性迷失、群体失责、集体狂欢的危险境地。

### (三) 话语极化助推负面舆情漩涡

网络让人们更容易获得的是自己喜欢的信息,而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信息,事实上人们得到的是“窄化”的信息。<sup>[9] (p18)</sup> 年龄经历相仿、生活习惯相近的高校社群,彼此之间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在趋同化信息的获取过程中所进行话语表达时也必然会遵循“群体偏好”,以此来获得群体内部的认同。那么这样一种极化的话语表达,将会使“群体成员中原本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群体作用得到强化,使一种论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水平”,<sup>[10]</sup>形成群体极化。在极化的场域中,群体中的个体随着现实身份的泯灭,逐渐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与社会责任意识,以无意识的亢奋与群体大多数保持高度一致,进行着哄客、对抗的话语叙事。

群体极化倾向往往以“平民”、“草根”之名聚合在一起,<sup>[11]</sup>在“无冕民意”的恣意下,高校社群将会对他群的异己化表述显示出“集体无宽容”,充满着诽谤、谩骂、恶搞等话语失范的现象。这些民粹化的话语可以通过情绪感染辐射至更为广阔的区域,在传播过程不断进行更新再造,循环往复中汇聚各种相关信息碎片,形成一个巨大的舆情漩涡。“随着社会热点事件本身受关注度的下降,中国教师地位、中国(道德)教育以及年轻一代的个性特征等高校议题都有可能成为网民继续讨论的热点话题并挤占大量稀缺的注意力资源。”<sup>[12]</sup>如果此时相关管理部门应对处理不当,便可能引起舆情的“次生”危机,产生巨大的现实影响力,导致高校社群对社会的错位认知判断,威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演绎成“没有共识的社会”。

## 三、柔性治理: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路径考量

互联网是一个“多数观看多数”的“全视监狱”,权力的眼睛由原来的单向监视转变为互相凝视。<sup>[13]</sup>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要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需转变原来强硬的管制策略,以柔性合作的引导理念来疏解高校网络舆情危机。

### (一) 从“校园网站”到“社交媒体”:场域构建下的议程设置

高校舆情事件主要集中于新媒体中的社交媒体,高校社群不仅利用其维系旧关系建立新关系,更多的还是从中获取社会相关信息,为舆情的引爆提供信息基础和传播平台。在如此强大的舆情危机下,单靠校园网站一元化的舆论引导已举步维艰,与高校社群紧密关联的社交媒体建设将显得尤为重要。在社交媒体中注册开设校园的公共账号,实现对网络新媒体舆情空间的分流与减压,以校园舆论场的构建为群体多元意见的交流讨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开放平台。否则一旦新媒体话语空间超负荷运转,再加上相应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缺乏,那么高校社群的非理性“毒素”极易扩散,引致话语表达走向极端。

社交媒体校园公共账号的建构不仅仅是平台的搭建,而是深入到舆情主体的内部,按照高校社群话语权周期发展机制去主动地进行议程设置,阶段性地转移群体所关注的重点内容,甚至改变舆情的走向。另一方面利用搜索引擎技术对于账号平台中的信息进行设置与调控,以自动抓取、主题分类、专题分析的方式对高校社群的信息需求和话语表达进行检测,有针对性发现相关舆情事件,并进行相应的舆情引导。借助社交媒体在高校校园阵地的渗透力,打造构建协商讨论式的舆论场,那么高校社群的网络话语表达将会朝着更为积极和谐的方向发展。

### (二) 从“管理者”到“参与者”:身份平等下的对话与引导

首先,高校学生工作者应进行身份角色的重构,实现由“管理者”向“参与者”的转变。随着新媒体中传播权力的下放,加之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想对舆情进行“封、堵、截”等强制性的控制已微乎其微。学生工作者要重视高校社群的舆情引导教育工作,以平等的身份对学生们的偏激、戏谑的言行进行持续性的关注,了解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其次,对话则是“师生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交流,不断重构原有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并最终达到视界融合的重要途径,是双方内心世界坦诚的敞开和接纳,也是一种双方共同在场、互相吸引、

互相包容的关系”。<sup>[14]</sup>学生工作者要在熟悉新媒介和网络舆情特性的基础上,及时发布正面积权威的言论;然后以尊重学生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为主导,针对舆情敏感事件的热点焦点进行对话交流,实现由对舆情事件的感性认知到理性认识的转变。同时还需结合多方舆论力量,充分利用高校社群中影响力广泛的网络“意见领袖”来帮助舆情主体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从而逐步消解高校舆情危机。“当网络舆情主体消耗掉全部的社会资源和情感,经过多方处置如真相公布或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后,舆情就随之逐步消解。”<sup>[15]</sup>

### (三)从“边缘化”到“平等化”:素养提升下的话语多向度

传统的话语格局虽然已被打破,但“被新媒体赋权后的底层由于受到传统经验的限制,仍旧不能很好地运用媒介,其根源就在于底层对媒介的期望与运用媒介的实际效能之间的严重断裂”。<sup>[16]</sup>要确保公共舆论场的有效运转,高校社群需在媒体素养提升的前提下实现由话语“边缘化”到“平等化”的行为转变,突破消解新媒体空间中所延存的单向度话语霸权,构建一种多向度、多层次的话语表达,重塑与规范网络话语表达的秩序,并呈现出现实社会极力掩盖的历史事实。

公共话语场规则的完善,需容纳“异质性”,能听到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话语”,确保在过程中听到不同演讲者对不同主题的不同意见。<sup>[9] 1177</sup>高校社群作为舆情事件相关信息传播与扩散的一个重要节点,应改变以往媒介使用的被动地位,借助自身的专业知识与社会经验对事件进行长期关注,通过对相关信息表述的调适、规范,引导其他群体进行组织化的有效话语表达,并理性深入地分析事件原因所在,而不是以情绪化、极端化的非理性狂欢的“原生态”话语碎片来凸显舆情事件,从而以高校社群话语表达整合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实现群体间有序的利益博弈,获得足够的权利尊重。此外还需打捞被边缘化底层群体的声音,“正视社会底层群体的诉求,俯下身子寻找最契合该群体心理的路径去揭示问题的全部细节,实现对利益诉求的引导和纾解”。<sup>[17]</sup>

#### 参考文献:

- [1]赵云泽,付冰清.当下中国网络话语权的阶层结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0,(5).
- [2]李学林.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弱势群体[J].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 [3]王永灿.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主体特征及引导探究——基于高校网络舆情诱因的分析视角[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 [4]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5]范玉刚.转型期的文化“乱象”:从“大话”到“恶搞”[J].时代文学,2012,(1).
- [6]陈纯柱,敖永春.网络环境下高校舆情的传播及引导机制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 [7]肖建昌,张义明,陈燕.高校舆情引导机制探析[J].新闻知识,2010,(10).
- [8]张玉亮.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成原因与导控策略[J].情报杂志,2012,(4).
- [9]〔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10]毕宏音.网络舆情形成与变动中的群体影响分析[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 [11]王君超,郑恩.“微传播”与“表达权”——试论微博时代的表达自由[J].现代传播,2011,(4).
- [12]陈强,王雅蕾,王国华.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泛化现象研究[J].情报杂志,2011,(5).
- [13]石义彬,吴鼎铭.论媒介形态演进与话语权力的关系变迁——以话语权为研究视角[J].新闻爱好者,2013,(5).
- [14]王永灿.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主体特征及引导探究——基于高校网络舆情诱因的分析视角[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 [15]杜坤林.“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生成与干预机制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6).
- [16]李春雷,刘又嘉,杨莹.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微博主体媒介素养研究——基于“乌坎事件”事发地的实证调研[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1).
- [17]李春雷,刘冰莹.塔西佗陷阱效应与传媒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引导策略研究——基于“什邡事件”的实证分析[J].现代传播,2014,(3).

(责任编辑:余小江)